



только сейчас первый раз напомнило.

Врач, нахмурясь, осматривал впадину.

— Да, дорогой мой, пренеприятная штука. П не любит та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Будем надеяться, впредь не заявит. Оленьтесь, товарищ Корчагин.

И он сочувственно и плохо скрываемым огорчени на своего пациента.

Корчагин незаметно дошел до сосновой рощи и с на раздорожье. Вправо — отгороженная от леса 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仰熙 凤芝 译

остренным частоколом угрюмая старая тюрьма, за корпуса больницы.

Вот здесь, на этой просторной площади, за петлях Валя и её товарищи. Молча постоял он на том



SHI JIE

CHANGPIANXIAOSHUO

JINGDIANSHUXI

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仰熙 凤芝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据《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年版译出

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仰熙 凤芝 译

责任编辑:梁东方

装帧设计:李文章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春月 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印 刷:河北南宫市印刷厂(河北省南宫市南街 75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4.5 印张 349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16.00 元

ISBN7-80611-334-7/I·323

序

人，来到世上总得成长，不论在哪个角落，不论在哪个季节。
成长，是生命存在之后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对青少年则显得尤为重要。

老人们常说起过去的好时光……

到冬天的时候大家才理解：春宵一刻值千金。

因为，青春对每个人都有一种含义：来是一瞬，去是永恒！

但成长是漫长而又短暂的！

漫长是因为磨难和痛苦；

短暂是因为顺利和欢乐。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成长得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

保尔，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在于他的成长生动而可信地告诉了青年们这个道理。

他在战火中成长着；

他在风雪中成长着；

他在与病魔的斗争中成长着。

青春闪烁出耀眼的光华，生命绽开了鲜红的花朵……

贫穷、苦难、病痛、自责都没能夺去他的生命，而生活却使他拥有了充实与壮美。

在他青春的画卷上，他扬弃了许多，也珍存了许多：

冬妮亚的真纯、丽达的神圣、达雅的淳朴给予他的是生活、是爱情，但更是理想和安慰！

坚强是磨练出来的，它在平常是简单而容易的，但在人们失去肌体和精神之完整的情况下，就难能可贵了。

保尔·柯察金把这种精神带到了中华大地……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庸庸碌碌而羞愧……”

每个人都应在年轻的时候把这读懂想透……

人，总要成长，但成长却是
漫长而又短暂的；有许多不测，
也有许多欢欣，总不能为一种品
味而活着！青春是转瞬即逝的，
但却能留下钢铁般永恒的意义

.....

——译者

第一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站起来！”

只见一个身穿法衣的胖子正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看上去他有点力不可支

的样子，脖子上挂着一只沉甸甸的十字架。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他们几个都惶恐不安地望着这个穿法衣的家伙。

“你俩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边说边挥了挥手。

于是，这两个女孩赶忙坐下，像是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双小眼睛便转到四个男孩身上。

“小鬼头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说着站起身来，推开了椅子，来到这挤成一团的四个男生前面。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人都怯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烟。”

神父听了气得脸色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谁都不抽烟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没

有？翻过来！”

其中有三个孩子动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放在桌上。

神父仔仔细细地查看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就转身朝向了第四个男孩——那个黑眼睛的孩子，他穿了件破旧的灰衬衫，蓝色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

“你在那立着卖木头呢？”

黑眼睛的小孩恨透了神父，他盯着神父，低低地说：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摸了摸那缝起来的衣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我就不知道是谁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把复活节的面团给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还要你吗？哼！你这捣蛋鬼，这回可不能便宜你了。上次多亏你母亲那么恳求才没有开除你，这一回怎么着也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

他狠命地揪住那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拖到走廊里，随手就啪地关上了门。

整个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同学们都吓得缩着脖子。

谁也不清楚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开除。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被开除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的一层台阶上。他现在只想着一个问题——该怎么回家。他该怎么向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母亲解释这件事情呢？

想到这儿，他不禁急出了泪水，心里盘算着：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怨这个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

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本来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可现在谢廖沙倒逃脱了，我呢，十有八九得被开除了。”

其实，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下了仇。

曾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了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避免他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很瘦，穿了件黑色上衣，当时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

保尔听着，惊奇万分地大张着嘴巴。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象等等。他听了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立刻站起来问：“先生，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

但是，他没敢问，他怕挨罚。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每每总是给他五分。《祈祷书》和《新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

所以，关于地球这件事情，保尔决心问问瓦西里神父。等到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当得到允许后，他立刻就起身问道：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了……”他突然被瓦西里神父那尖厉的喊叫声给打断了：

“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还没容得保尔答话，神父就已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开了。一分钟之后，保尔被连打带吓地推到了走廊里。

保尔回到家后，他母亲又严厉地责备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

就是从这天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

然而，恨他，也怕他。

保尔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更不会轻易忘记被神父冤打的这一顿。但他只是怀恨于心，从不露出来。

他还受过瓦西里神父的很多次小侮辱：往往为了些极小的事由，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还有好几个星期天都罚他站在角落里，而且从来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那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

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当口儿，他就把一撮烟末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了。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父立时就猜出来了。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而出，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

保尔忧心忡忡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想说。

谢廖沙躲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深悔自己的错处，但实在是没办法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

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迈步朝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上了年纪的人。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问道：

“他几岁了？”

“十二了。”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宿，在家休一天一宿，可是不准偷东西。”

“呵，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保证保尔什么也不偷。”保尔的母亲连忙回答。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然后又转过身去，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

“齐娜，带这个小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霞安顿他，顶格里什加。”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了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食堂，直朝那扇通往洗刷间的旁门走去。

保尔跟在她的身后。他母亲也紧随其后，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给自己丢脸呵。”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进去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很是紧张，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正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着家什。

一个年纪比保尔稍大，长着一头蓬乱的火红色头发的男孩子，正在侍弄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里，开水翻滚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

刚一进来，保尔看不清女工们的脸。只得立在那儿，不明白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插手。

齐娜走到一个正洗盘子的女人身旁，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预备顶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该干什么。”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佛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说完后她便转身去了食堂。

“是。”保尔一边轻声回答，一边看着站在他前面的佛罗霞，等候她的吩咐。

佛罗霞擦了擦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否称职似的，然后卷起那只松散下来的袖子，用一种非常动听的、非常深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挺简单，记着：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要让水老开着，当然，木柴得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呢，人手不够时，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倒掉。小弟弟，你的活不少，够你忙的了……”

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方言，总把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说话的这种口音和那张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让保尔心中感到愉快了些。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便就鼓起勇气问佛罗霞：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刚说到这儿，洗刷间的女工们便哄然大笑起来，把他的话说给盖住了。

“哈哈？……佛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的关系，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庞，其实佛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又转身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只是嘻嘻地笑着说了一句：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是这里的临时工。”说完，他转身就跑进厨房。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家什的女工说：

“到这里来，帮着我擦叉子吧。你们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呢？这个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呢？”

她递给他一条毛巾，说道：

“给你，拿去，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儿在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咱们这儿对这件事挺认真。老爷们都仔细地查看叉子，要是他们发现一点点的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一下子就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那个男人不是老板吗？”

那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件摆设，一个废物，这里的事情都由老板娘做主。她今天出去了。你干上几天就会知道了。”

洗刷间的门开了，有三个跑堂的走了进来，每个人都抱着一大摞脏盘子。

其中那个宽肩膀、斜眼睛、四方大脸的家伙说道：

“要快点干呵。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可你们还是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便问道：

“这是谁？”

“新雇来的。”佛罗霞回答说。

“哦，新雇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边说边把他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保尔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都准备好，可是，你瞧瞧，现在这一个已熄灭了，这一个也只剩一点儿火了。今天先饶了你，明天再这样，你得挨耳光。听明白了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就动手烧茶炉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他从来没有像第一次当工人这天如此地卖过力气。他很清楚：

这里不比家里，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在这儿，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明白。

保尔用脱下来的一只靴子套着炉筒，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使劲鼓风，于是，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出了火星。

接着，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搭在烧干了水的茶炉上烘干。

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得浑身无力了。

那个年纪较大的洗家什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随手带上的门感慨地说：

“嘿，这孩子有点怪，你看他忙得像疯子似的。一定是不得已才到这儿来干活的。”

“是啊，这孩子挺好的，”佛罗霞说，“这种人干起活来用不着别人催。”

“干熟了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着，“一开始谁都特别卖力……”

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通宵不停的劳动已弄得保尔精疲力尽了。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蛋的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弄得妥帖了，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紧紧地咬住牙关啐出一口唾沫来，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态，斜着白眼瞟了瞟保尔，然后用命令般的腔调说：

“喂，小鬼！记住，明天早上六点钟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保尔问。“换班时间是七点。”

“谁想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好了，可你得六点半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小子，刚来就摆架子！”

那些刚换了班洗家什的女工们，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

对话。

那个孩子盛气凌人的话语和无理取闹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向这个接班的孩子逼近了一步，真想狠狠地打他一个耳光，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于是才抑制住自己没有动手。

保尔气得满脸发紫：

“火气别太大，你别吓唬人，要不，你决不会有好果子吃！明早我七点来！你要打架的话，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

对方朝着大锅退了一步，出乎意料地瞅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于是便有点手忙脚乱了。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支吾着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第一天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当保尔迈着大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了。他现在也是个劳动力了，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了。

早晨的太阳正从高高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很快就可以看见保尔家的那间小屋了。瞧，马上就到了，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母亲肯定刚起床，可是我已经下班了。”他心里想着，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嘴里吹起了口哨。

“离开学校倒也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你好好念书的。现在，我真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想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在他推开小门的那一刻，他又下了个决心：“我一定要揍那个黄毛小子的狗脸，对，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活着烧茶炊，她一看见保尔就慌慌地问：

“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